



央视《朗读者》张艾嘉朗读译本  
朗读者·第二季第1期节目单  
我的生活，我绝不放手，直至它黑透了我的心，  
那是本书的原版书名，如今是《走出非洲》

《走出非洲》



## 爱是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

作家卡勒德·胡赛尼说：“我更感兴趣的是其他形式的爱，包括那些你认为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爱——在不可能的场合，不可能的人之间。”

不止胡赛尼一个人对这种“不可能发生的爱”感兴趣。《廊桥遗梦》里，已婚的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遇到摄影师罗伯特·金凯德，他们只在一起四天，却认定对方是自己的此生挚爱，并用漫长的余生怀念那短短四天的完美之恋；《朗读者》中，15岁的少年米夏爱上了36岁的女人汉娜，有了性与爱，朗读是二人之间的精神桥梁；几乎所有人都看好《小妇人》中的三女儿乔与青梅竹马劳里的时候，乔却拒绝了劳里的爱意，选择了相对来说年长又贫穷的巴尔教授。

以上这些爱情故事如果放在今天，肯定承受不起一些人用道德标尺来衡量，但它们却无一不在图书出版和改编电影后风靡全球。或许这种“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”的奇迹般的力量，就是打动全世界读者和观众的原因。

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《爱欲之死》指出，当代人有一个趋势，想驯服爱欲。爱欲(eros)本身是强健的、有生命力的，然而我们却想着要去驯服它，把它变成温顺的、听我们支配的、听我们使唤的宠物。“否定性的丧失导致了当今爱情的枯萎，成了可消费、可计算的享乐主义的对象。人们满足于追求同好者的那份舒适，放弃了对他者的渴望。被追求的是一种舒服的、最终缓慢沉淀在意识之内的熟悉感。超验性在当今的爱情中不复存在。”

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也在《论爱欲》中提到，当代人开始将经济盘算引入爱情编码中，用各种标准来计算自己的价格：年龄、身体、形象、职业、物质财富，以及整个人所特有的魅力光晕，这些都是情爱市场交换的砝码。无数人在爱的市场空间徘徊选择，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商品。对这些人来说，爱不再有任何风险，爱无处不在，但也无处存在。

在专注于这些精确的计算、驯顺与安全的关系时，我们可能也不知不觉陷入了自恋或同质化的陷阱，误入歧途。

在韩炳哲看来，爱情在本质上是让我们与他者相遇，作为他者的爱人为我们带来异质性或者否定性，他者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不可把握的、令人着迷的、令人困惑的。在爱人面前，我们最根本的、最纯真的表现是无能为力，无法驾驭。这样的爱情会为我们打开完全不同的世界，让我们的生活发生重要的变化。

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教授在B站发布过一条视频，题目是“流行文化告诉我们，人就不应该相信爱情”。这个视频的播放量达到180万之多，引起了广大网民的热烈反响。

刘擎认为，当今的流行文化鼓励我们对爱情满怀期待，同时却提醒我们要小心谨慎，教给大家各种心理防御措施。这套话术中，要么认为爱情是一个幻觉、一个神话，要么说爱情是利益共同体，或者说爱情就是荷尔蒙，再或者是把它工具化为谋取金钱利益、社会地位或者性的工具。这样一来，爱情的神圣性就被消解了。于是又有人说“人不应该相信爱情”……当下人们关于爱情的普遍焦虑大致由此而来。

那么，爱情到底是什么？也许是时候回顾一下那些经典的书和电影，看看它们能提供给我们什么样的灵感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姜斯佳



《廊桥遗梦》



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



《朗读者》

就像书中的这一刻，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眼中的日常景象发生了永久的改变：“太阳由白变红，正好落在玉米地上。她从窗户望出去看见一只鹰正乘着黄昏的风扶摇而上。收音机里播放着七点钟新闻和市场简讯。此刻弗朗西丝卡隔着黄色塑料贴面的桌子望着罗伯特·金凯德，他走了很长的路到她的厨房来，漫漫长路，何止以里计！”

## 爱是甜蜜的痛苦和优美的死亡

如果对描绘爱情的书影音做一个统计，大概率会发现结局遗憾的多，圆满的少。在苏珊·桑塔格眼中，“爱情意味着伤痛，就像你献出自己供人剥去皮肉，并且知道任何时候，对方都有可能带着那皮肉离开。”

弗朗西丝卡最终出于家庭的责任忍痛放弃了罗伯特·金凯德，“尽管爱情的魔力不可抗拒。可是，如果放弃责任，爱情的魔力就会消失，就会蒙上一层阴影。”不过，将《廊桥遗梦》看作一部“牺牲自我回归家庭”的作品也过于武断，它其实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抉择，一种在个人幸福与道德枷锁之间的挣扎，特别是中年女性的无奈与困惑——身为妻特别是人母，早已没有任性、至情的权利。

作家冯骥才一语道出《廊桥遗梦》中的古典悲剧之美：“这之中只有感伤与哀痛，没有对人性自由的呼喊和对传统伦理的反抗与谴责。它接受了这个甜蜜的痛苦、开花的血和优美的死亡。”

直到不辞而别的汉娜八年后作为被告出现在审判纳粹战犯的法庭上，米夏才发现自己曾经爱上的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于是自己也无法避免地卷入到所爱之人的罪恶中，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漩涡。汉娜入狱后，米夏重拾为她朗读的习惯，但这一次是为了督促汉娜觉醒和忏悔。最终，摆脱麻木的汉娜无法面对自己，也无法面对受害者，选择用自杀来完成赎罪。随着汉娜赎罪的完成，在精神上陪她坐牢的米夏才得以重获内心的自由，最终站在汉娜的墓前。

相逢恨晚，造化弄人。在不计得失、不顾后果的爱之后，冷冰冰的现实往往会展出来斩断梦幻，痛苦、遗憾会接踵而至。既然爱情不只有美好和欢乐，为什么人们还如此憧憬爱情？

很多时候，遗憾比圆满更能长久地俘获人们的心。也许我们反复歌颂爱情，潜意识里其实是在欣赏这种如流星、落花、萤火一样转瞬即逝的美。就像沈从文那句话，“凡是美的都没有家”。错过才让人惦念，短暂才显得珍贵，于是在我们脑中，那些相遇的片刻定格为永恒。

对弗朗西斯卡来说，体验过真正的爱情，即使只有四天也够

了：“在四天之内，他给了我一生，给了我整个宇宙，把我分散的部件合成了一个整体。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想他，一刻也没有。即使他不在我意识中时，我仍然感觉到他在某个地方，他一直在那个地方。”

在后来的岁月中，米夏反复梦到汉娜居住的那幢大楼，回想他们最初的相遇。一首真挚的小诗记录了二人曾经的亲密：“当我们敞开心扉/你向我敞开，我向你敞开，/当我们沉迷/你沉迷于我，我沉迷于你，/当我们消失/你在我心里，我在你心……”

不完美和遗憾是爱情的常态，错过并不意味着爱情的“失败”，即使交汇的时间短暂，我们也获得了爱情的诸般滋味，这些滋味将伴随我们生命的始终，而正是遗憾丰满了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长为更饱满的人。

## 爱是一场对自我的涤荡

罗马尼亚诗人盖拉西姆·卢卡写过一首《爱情发明家》：“这就是我挚爱的恋人，永远在生成，一直被发明。”在爱情中，两个人不仅可以发明出一种全新的关系，甚至还可以在这个关系中发明出一个全新的自己来。

在《走出非洲》中，作者甚至把爱情这个女性文学的传统主题放到第二位，把探索自我放到了故事的中心。书中写到丹麦女作家卡伦在婚姻名存实亡、得而复失爱人的荒凉生命中，自己在大地上重新耕作，在绝境里获得新生。

卡伦和爱人戴尼斯的情感获得升华的契机，是戴尼斯开飞机载着卡伦飞越非洲上空：“当你飞越非洲高原之际，你的视野中会出现如此壮观的景致；那令人惊喜的光线与色彩的组合、变化，那阳光普照的绿色原野上的一挂彩虹，那巨大的垂直的云朵，那气势非凡的黑色暴雨，这一切的一切在你周围追逐、舞蹈。急泻而下的雨水将天空冲得白茫茫一片。真没有恰当的词语来描绘飞行的经历，新的词汇须随着时光的流逝创造出来。当你飞越大裂谷和苏斯瓦、龙戈诺特火山时，你会感觉自己来到了遥远的月球背面的大地上空。有时候，你又能超低空飞行，清晰地观赏草原上的动物，就像上帝刚刚创造出这些生灵，你感到它们如此亲近，只差亚当为它们起名了。”在飞行的时候，两个人共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，这个新世界如此广阔，远远超出自己小小的家。

可惜在最好的时候，戴尼斯因飞机失事离开了。但是卡伦已经成长起来，内心深处有了生命支撑，最后她带着戴尼斯的书，离开了生活17年的肯尼亚，回到丹麦。尽管有哀伤，但是她对生命，对土地，对这个世界，有了

自己全新的理解。

这正印证了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爱情理念：“如果你真正地经历了爱，对于你的生命而言，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断裂。简单的心动或者艳遇不能称为爱，真正称为爱的事件会对你的生命产生剧烈的改变。在爱之前和爱之后，你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人”。在爱发生之前，我们都在自己的范畴内认识和体验世界。一旦爱上另一个人，我们内部的自主性和同一性会被打破，先前自律的生活会被搅乱，稳定的肉身和灵魂的结合会一分为二。爱会强调和激发爱情中双方的特异性。

在罗伯特·金凯德的眼中、镜头里，弗朗西斯卡发现了自己真正的美，这种美甚至让她的子女感到陌生和惊讶：“你看妈妈这张照片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子。她真美。这不是照相的美，而是由于他为她做的一切。你看她，放荡不羁，自由自在，她的头发随风飘起，她的脸生动活泼，真是美妙极了。”

作为“最后的牛仔”，罗伯特·金凯德的一切言论、行为都在竭力挣脱市场化的、世俗的枷锁，追求返璞归真，他认为现代科技和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会使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退化。因此，他追求的爱情也是摆脱一切世俗观念，还原到人最初的基本，纯而又纯，甚至带有原始野性的激情。在他的激发下，弗朗西斯卡也短暂地找回了那个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自我。或许爱之所以珍贵，就在于它是一场对自我的涤荡。

所以说来说去，爱到底是什么？在遍阅关于爱情的经典书目和电影，历数各种关于爱情的理论之后，我们可能领悟到了什么，也可能依然困惑。



## 凤凰优选

凤凰优选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倾力打造的选书品牌，秉持“做你生活的选书官”理念，每周为读者精选“主题阅读包”，为品质打包，做专属优惠。扫码可购买本期爱情主题阅读包。